



【实话实说】

- 感情和二手房
站在中介的门外看租售信息,不由得觉得李宗盛的《阴天》写得有道理:“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”二手房也是这样的。
- 守门员
公交车快进站时,站台上的云云乘客中,有些人就会很忙。眼睛紧盯住车,不住地左右跑动,企图车子一停下他刚好对住车门!有些守门员对得很准,但也有人白忙一场。
- 报复的资格
有一天清晨我在机场等航班,百无聊赖中起了坏心眼想报复社会,很想打一圈电话叫醒所有的人。但是拿出手机很快就明白了:我认识的人都已经起床,平常起得晚的人正是我啊。
- 涨价了
方便面涨价了,鸡蛋涨价了,面粉涨价了,汽油涨价了,羽绒服涨价了……除了工资,身边的一切几乎都涨价了,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坚强地活下去,因为墓地现在也涨价了……

【人生物语】

- 有些没什么用的东西,例如头衔、名望之类,之所以被人当宝贝捧着,是因为它们能带来有用的东西。
- 一世凄凉好忍,万古寂寞难熬。
- 对自己的缺陷应尽量加以弥补,弥补不成只好加以利用。

【感悟人生】

炊烟起了,我在门口等你。夕阳下了,我在山边等你。叶子黄了,我在树下等你。月儿弯了,我在十五等你。细雨来了,我在伞下等你。流水冻了,我在河畔等你。生命累了,我在天堂等你。我们老了,我在来生等你……

好好活,慢慢拖,一年还有几万多;不要攀,不要比,不要自己气自己;只要能吃饭,钱就不会断;不怕赚钱少,就怕走得早——善待自己,享受人生。



【二人世界】

- 尊重,不要发生权利之争;
- 信任,他有自己的事业,要养家糊口;
- 宽容,宽容他的缺点,失误等;
- 理解,理解他的苦衷和难处,责任和义务;
- 爱护,他也很脆弱的;
- 关心,关怀他的内心;
- 帮助,为他解决后顾之忧;
- 空间,他有他的世界;
- 赞赏,有时他更像孩子;
- 笑容“相逢一笑泯恩仇”。

【哲思小语】

- 寄君一曲,不问曲终人散。
- 人生像一截木头,或者选择熊熊燃烧,或者选择慢慢腐朽。
- 不要把知识与智慧混淆,知识告诉你怎样生存,智慧告诉你如何生活。
- 所谓年轻的心,就是总有一扇门敞开着,等待未来闯进。
- 凋谢是真实的,盛开只是一种过去。
- 读书时不可有己见,读书后不可无己见。

【开心一刻】

女友在外企财务室工作,这到年底了就特别忙。我给她发了条祝福短信:“亲爱的,祝你财源滚滚,数钱数到手抽筋。”过了好一会儿,女友回短信说:“以后闭上你的乌鸦嘴,点钞机坏了,我正在数钱。”

一女奇丑,嫁不出去,希望被拐卖。终于梦想成真,却半月卖不出去。绑匪将其送回,她坚决不下车,绑匪咬牙一跺脚:走,车不要了。



【语录】

- 要想征服年纪,必须对所有的人仁慈。
- 假使皱纹必须写在我们额头时,切不要让它们写在我们心里,精神不应该衰老。
- 保持一生健壮的真正方法是延长青春的心。
- 如有可能,那就走在时代的前面。如果不能,那就同时代一起前进,但是绝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。

连载

1

楔子 再婚

电话响时,普华正在办公室,对着电脑翻一篇刚刚收到的快递稿子。

“喂?”

“是我!”电话另一端传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祝娟娟的声音。

“嗯?怎么是你?有事吗?”普华圈着稿子上的错字,有些心不在焉。

“当然!”

“怎么?”

“你知道吗……”娟娟的声音拖得很长,“施永道……昨天结婚了!”

电话里有些杂音,普华没听清,放下手里的稿纸握紧听筒,“你说谁?”

“还有谁?永道!施永道!”

听清那个名字,普华脑子里嗡的一下,仿佛办公桌在眼前晃了晃,她尽量维持着镇定,撑住额头,不想引起同事的注意。

施永道?施永道!娟娟后面说什么她没注意,全集中心思在想这个名字,耳边剩下电话里不断扩张的刺耳杂音。

“喂……普华……你听没听我说!”娟娟在另一头很着急,“昨天在大董烤鸭请的客,好多人都去了,包括纪安永、尹程几个……”

这句普华听到了,慢慢消化着,握着听筒的手指用力过度,指甲陷进了肉里。

“你倒说话啊!”

“说……什么?”她懵

懵地问,声音小得娟娟几乎听不到。

“你……”娟娟在电话里沉沉地叹了口气。听筒从普华耳边移开,她盯着看了好一会儿,还能听见里面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。

自从娟娟打过电话,她想起这“施永道”三个字就难受。扔下笔勉强自己拿过稿子校对,可眼前空空的,看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读进去。

是真的吗?

新娘是谁?

层出不穷的问题在她脑子里搅成乱糟糟的一团,甚至让她出现了晕眩的幻觉,好像娟娟那通电话根本没打过,施永道没结婚。

新娘是谁?他怎么可能结婚!普华咀嚼着这个问题,一股酸涩难忍的凄凉从胃里直指心口。她一连宽慰自己,抹着头上冒出的汗,最后实在熬不住千奇百怪的念头,还是给娟娟发了条短信。

编了几次,删删减减,问多问少都不是:真的吗?和谁?

娟娟的短信简单扼要,只有两个字:裘因!

很多年了,裘因的名字普华从不主动提起。她不是不记得,而是记得太清楚。她们从来都不是朋友,也没有当过面对面的敌人。除了初中同班,她们没有太多交集,高二重新分班以后,连在楼道里碰面的机会都很少。

当纪安永、施永道、李城寺这些尖子生再次组成一个“理科优生班”时,裘因在名单上,而她自己拿着分班结果站在楼道里苦苦寻找文科班的教室。

叶普华和裘因两个名字,就像印在硬币两端的文字,不太可能同时出现。她放弃了最后一个进“理科优生班”的名额,成全了裘因。从那时起,叶普华三个字就被压在硬币的背面,再也没有翻身。

从开始她就执拗地坚信,他会等她一辈子,毫无原则,毫无保留,如同十年前那个瘦瘦高高,捧着奶酪在建一店前向她表白的男孩。因为他说过,哪怕她并没有十分的心思,他也会等到那九分慢慢叠加。

“我等你,一直都等。”15岁的永道说过,25岁的永道也说过。



◆作者:琴瑟琵琶
◆出版社:朝华出版社

5

午夜邂逅

我和老福的相识也实属偶然。我供职于市里的一家报社,所以很多案子我们都能拿到第一手资料。一次警方在调查一起跨省毒品交易案子的时候,允许我全程随队跟踪报道——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见到老福的。

他的身型和面容十分奇特:他很高,目测足有一百八十分以上,却异常消瘦——不是那种竹竿似的弱不禁风的瘦,而是干练、灵敏,因此显得格外颀长;他眉毛很浓、很黑,略显粗犷;不大却炯炯有神的眼睛和高鼻梁,使他的整个相貌显得格外机警、果断。还是那次随警队跟踪报道的时候,那晚在指挥车上睡着的我,半夜被尿憋醒,迷迷糊糊间看见一个黑影出了警车。我忙揉了揉眼睛,再仔细一瞧,只见那黑影一下子就闪进了旁边的巷子里。

我也没喊,收起家伙就跟了上去。临行前还不忘随手摸了根警棍。刚跟到哪个巷子口就不见人影了,我正左右徘徊的时候,突然一个黑影闪到我后面,用低沉的声音问:“你跟着我干什么?”我一激灵,转身的同时,操着警棍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去。“咔嚓”一声,我的武器被一把钩子一样的东西给截住了,然后一搅,棍子就离开了我的手心。正当我松开手弯腰准备摸扳铐的时候,那影子说话了:“是我,记者先生。”我这才定睛仔细看了看此人,原来就是那位衣着古怪

的便衣。我还没来得及回话,他又接着问道:“你跟着我干什么?”我一愣,行迹败露是件很糗的事情,吱吱吾吾答不上来。他也没追问,接着说:“有兴趣就跟着来,正好我需要一个帮手。”见台阶就下,我忙点头说好。只见他像戴着巡航仪似的,在这深夜昏暗的巷子里左转弯拐,走路压根就没有声音。虽说我在后面跟着,心里却是忐忑不已,攥着警棍的手早已沁出了丝丝冷汗。很快我们就绕到了一处破旧的两层楼民房前面。他示意我站住,在这里帮他放哨。然后他便转身走开了,开始绕着房子转了起来,走走停停,时而用雨伞尖轻捅一下土坯围墙,时而蹲下去用手扒拉几下地上的土,甚至还趴下去用鼻子嗅嗅。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,走到我前面打了个响指,小声说:“完事,收队,我回旅馆去睡觉。你记好地方,明天早上带公安局那些干警过来这儿抓人。”说罢转身就走了,瘦削的身影消失在了黑夜里。

那晚我在昏暗的巷子里摸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公安干警设伏的驻地,招呼上值夜的同志,把大伙吆喝起来一起去抓人。原来就在那栋破楼房里,竟然就藏匿着几个被全国通缉了很久的东毒。这件事情当时在报纸和电视新闻采访里都成了焦点,当然露脸的都是些公安干部,没老福什么事儿。而且他也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东西,他享受的是侦破



◆作者:儒爵爷
◆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案件的过程,前序和后戏都与他无关。

第二天我在公安局找到了老福的地址就按图索骥寻了过去。等找到他下榻的小旅馆的时候,他却连门都没关,此刻正靠在那个宽大的沙发上,手中夹着棕色的烟卷,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看着我,说:“记者先生,我就知道你你要来。”说罢他指了指对面的座位,示意我坐下,面前一杯给我冲好的咖啡醇香正浓。就这样,我结识了这个古怪的“无牌侦探”,并在几次成功的合作之后,就晋升成了他的不定时的助。

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怪人,说话狡黠,颇善修辞。脸上的表情也非常丰富,但是他永远不会让人通过他的表情和眼神猜到他心理活动;他平时踪迹飘忽不定,神出鬼没,喜欢像角落生物一样昼伏夜出;嗜好抽那种东南亚产的很呛的棕色烟卷,爱喝不加糖的苦咖啡;宽大的风衣里总能掏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;不论晴天还是下雨,一把黑色的雨伞是他的必备道具,他说这个比《夺宝奇兵》里面印第安纳·琼斯的皮鞭还管用。

这些,就是我对老福——的全部印象。

